

第十九章 真心喜歡上了

方時君整理好儀容匆匆趕回了宮裏，早朝剛剛結束，大人們已經各自回衙門辦公了。

到了御書房門口，他著實不想進去，早上的事皇上極有可能已經知道了。

劉公公正在門口等著他呢，一見他來了，趕緊迎了上去，「方大人您可來了，皇上正等著您呢。」

這事果然被皇上知道了。

他假作坦然的進了御書房，皇上見了他便一本正經的問道：「愛卿今天早朝怎麼告假了？」

「臣身體不適，彼時不宜見駕。」

皇上站起身走了過來，似笑非笑的在他臉上左右細瞧，「可惜了，你這回倒是把臉洗得乾乾淨淨了。聽聞你頂著個花臉就來上朝，想必是那范香兒幹的好事，不信朕治她個大不敬之罪啊？」

方時君聞言撲通跪倒在地，「請皇上恕罪，錯在微臣，若要責罰，請責罰微臣。」皇上假裝不懂，「哦？你何錯之有？」

「微臣應該出門之前檢查儀容，及時洗去。」

皇上聽得樂了，「呵呵，堂堂大丈夫，國之棟梁，你不是應該及時洗去，你壓根兒就不應該由她胡鬧！」

「是。」方時君不敢多言，也不願多言。

她趁自己睡著了瞎胡鬧，這屬於閨房之樂，怎麼也不能細講給外人聽。

「朕還聽聞她吃不下飯，你就把全京城的美食都給她買回去了？甚至鬧得沸沸揚揚的，怎麼，『玉面閻王』這回是動了真心嗎？」

皇上心裏還恨酸橘子那事兒呢，害得自己在後宮妃子們那裏丟了大醜。

他從皇后那裏離開後，直奔麗妃宮中，嬌嬌滴滴的麗妃當著他的面一口氣連吃了三個橘子，還說香甜極了！被愚弄的惱怒感立時充滿心底，連對這寵妃都覺得索然無味了。

深宮裏的女人寂寞，誰又知他這深宮裏的男人也寂寞得很啊！

「請皇上恕罪。」方時君再次求饒道。

「可是動了真心？」皇上見他沒回答，不死心又問了一遍。

方時君跪在地上，著實不想附和皇上的惡趣味，但君臣有別，他不敢不從。

「是否臣如實回答了，皇上就恕臣和范香兒無罪？」

皇上不信堂堂男兒他好意思承認，「君無戲言，如實說了，朕就恕你二人無罪。」

「是。」方時君磕頭不起。

皇上不就是想聽這個嗎？在人前承認這個，特別還是皇上面前，讓他感到尤其丟臉。

但意外的是，說出去也就說出去了，並沒有讓他難堪到想要鑽進地縫裏，反而有一種格外輕鬆的通透之感，心上那層厚厚的防護殼突然裂開了一個口子，露出了裏面鮮活的心臟。

忠於自己的內心，說出的是最真實的答案，他是真的對范香兒動心了。
在方時君看不見的角度，皇上憋著笑意，裝模作樣的說道：「好！念在你坦誠的分上，朕就不追究你殿前失儀的罪過，愛卿平身吧。」
方時君起了身，皇上看他臉不紅氣不喘的，心裏不禁嗤笑，這傢伙皮是真厚。他心知今日不能與他玩笑太過，畢竟是在御書房裏，身為皇帝一門心思打聽人家房裏事也有失體統，便與他說起了正事，拿最近的幾樁公務問了他的看法。
末了，皇上輕咳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朕最近公務繁忙，時常頭暈眼花，但這些朕又非親力而為不可。聽聞老夫人過壽的時候收到了一瓶藥油，能提神醒腦，緩解疲憊，不知道愛卿能否……」

「臣回去就辦！」

「越快越好。」

當皇上的主動向大臣要東西著實沒面子，可這個大臣也是個沒眼色的，家裏有這等好東西就不知道主動進獻宮裏嗎？

最後方時君邁著沉重的步伐離開了御書房，並非因公事不好解決，而是這藥油……

他可是剛剛猛揍了某人的屁股啊！

回了吏部，就發現同僚今天看他的眼神格外不對，各個透著股揶揄。剛要拎出來一兩個當那徹猴的雞收拾一番，就被謝老尚書給請了過去。

「子平啊，你還年輕，前途遠大得很，我年紀大了，沒幾年就會退下去，到時候我就推薦你接替我的位置。」

「謝大人……」方時君沒想到他叫自己進來是為了說這些話，一時有些惶恐，謝老尚書對他而言是半上峰半師傅的存在。

「其餘話不用多說，你我都知道這是必然。我有一言，原本我還擔心你心高氣傲，雖有高才和過人的手段，卻始終與人距離過遠，在朝中有疏無親。但聞這兩日的市井傳聞，我這才對你徹底放下心來，只是凡事還應注意尺度分寸，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，過親過疏終究是不妥。」謝老尚書一番話說得極盡婉轉。

「……子平明白了。」謝老尚書這是聽了傳聞覺得太過了，在提點他呢。

之後方時君把滿心的鬱悶壓下，安心處理公務一整天，臨到了該回府的時候還不願意走，其他大人均已回去了，只有他又拿起了一本名冊認真記錄研讀。

他不想回家。

平安在窗外叫了三次，才見自家大爺姍姍出來。

范香兒一整天都沒有出門，老老實實在屋子裏讀書寫功課，更是拒絕柳嬾嬾以外的人進她屋子。

早晨她喊得那麼大聲，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滿院子的丫鬟已經知道了自己被打屁股的事兒，所以在她調適好心情之前，堅決不見她們。

上午的時候她特意把柳嬾嬾叫進來一回，愣是不聽勸的讓她把方時君的鋪蓋搬了

回去。

她想過了，雖然起因是她不對，怎麼罰她都行，但他就是不能挨自己的屁股！她不稀罕和他住一起了，免得再受他欺辱！

而方時君一路上都在想著回去怎麼和范香兒開口——在他臉上亂塗抹的事要怎麼好好與她講道理？打她屁股的事要怎麼和她道歉？皇上要的薄荷油要怎麼開口？

總之，既要讓她認識到錯誤的嚴重性，又要讓她不生氣的把東西交出來，可是既讓驢拉磨又不讓驢吃草，這怎麼想都很難。

一向足智多謀的方大人行了一路也沒想出個好的解決辦法。

等回了書房，小如和小意兩個就閃進來稟告。

「大爺！您可回來了，姑娘自您走後一整天都沒出過門，還讓柳嬾嬾把您的被子給送回去了。」小如言簡意賅，直接撿最重要的說。

「什麼？」方時君頓時眉頭緊鎖。這個丫頭！蹬鼻子上臉了！

小意接著說道：「是啊，大爺，姑娘這一天安安靜靜的，照吃照睡，奴婢在外面引著她出來玩兒，她也不出來，還說……」

「說了什麼？」

「還說……她要好好養屁股。」

「豈有此理！」把他一家之主的地位放在何處了？

凡事依了她，那不就真如外面傳言的那樣，他寵她無度了嗎？

他堂堂大男人，何時寵她了？只不過給她展現了少少的君子風度罷了，這就讓她這般不知進退了？

小如狠狠的瞪了小意一眼，怎麼這麼不會說話呢？這話能告訴大爺嗎？

小意看方時君神色不豫，心裏也在暗暗後悔，她真是嘴太快了。

於是趕緊補救一下，「爺，畢竟姑娘家被打了那種地方，雖是不疼，但姑娘家面子薄，不然您就依了她，先分開住幾日再說吧？」

一句話說完，不知怎地，自家大爺的臉好像更黑了。

小如趕緊扯了下她，讓她趕緊閉嘴。

「大爺要是沒吩咐，我們兩個就先退下了。」

說完，獨留方時君一個人在書房裏，靜坐無語。

這叫怎麼回事呢？若是其他人敢戲弄他，甚至這樣無視他的尊嚴，他會毫不猶豫的讓那人付出慘重的代價。

可當那人是范香兒的時候，他忽然就束手無策了。

他這回真是深深理解了老夫人的感覺，這小東西打不得罵不得，遠不得親不得，讓人的心平穩不得！

罷了，既然她想如此，就讓她安靜兩日吧，冷落她兩日，讓她自己好好反省一下錯誤也好。

就這樣，他在書房裏看著完全讀不進去的書，一直到了該就寢的時候，也不見范香兒那邊傳過來什麼動靜。

沒有就沒有！他難道還指望著她主動來找自己不成？

當初可是她求著自己才睡到一起的，如今她能正常吃飯睡覺了，就把他當穿過的舊衣裳隨意一丟？

主動低頭不是他的作風，那是慫蛋！他不信她能撐得過明天，最多一個晚上之後，她必會主動來求自己。

方時君就這樣想著，信心滿滿的回了自己的臥房，看著床上那整齊的紅被子越看越礙眼，愣是讓平安進來給他換了一床新的。

他以為自己想明白了，就會像兩天之前一樣，一個人睡也很好。

誰知，這一夜他就幾乎沒睡實過，床還是那個床，只離開了兩個晚上而已，就變得陌生了，總覺得缺了些什麼。

范香兒這一個晚上也沒睡好，夢裏有個大壞蛋拎著一根棍子總是追在她後面要打她屁股。

金玉她們幾個不幫忙不說，還在一旁圍觀著，不住的叫好嬉笑。

她氣憤得驚醒過來，下意識想找旁邊的大爺告狀，卻錯愕的發現身旁沒人。

這才想起來，大爺已經被她趕出去了。

他何時這般聽自己的話了？讓他走就真的走了，他甚至不過來問問自己是不是還在生氣，就算過來質問自己也不曾。

原來他對自己的那點好都是假的，果然是自己想太多了。

這麼想著想著，就越發覺得夜裏寒冷起來。秋天到了，外面的夜風呼呼颳著窗櫺，在這個孤寂的夜晚裏尤其的響。

她不禁內心淒涼的裹緊了被子，直到把自己裹成了蠶蛹一般，還覺得缺了點什麼。她蹭啊蹭，終於蹭到了床中間，抹平了那道無形的界線，這才覺得心安，漸漸暈極得睡著了。

就這樣過了一夜，第二天方時君回來的時候，兩人在院子裏打了一個照面，均是一頓，便不再說話了。

在下人們錯愕的目光中，兩人竟是誰也沒理誰就各自回房，香兒姑娘甚至連個禮都沒朝大爺行。

下人們大眼瞪小眼，香兒姑娘越來越厲害了啊！

回了房，范香兒就氣得胸脯一鼓一鼓的。

哼！有什麼了不起！

忽然「吱呀」一聲，門開了。

她驚喜的從內室跑出來看，結果，是柳嬾嬾端著一盤橘子進來了。

柳嬾嬾眼睜睜看她從驚喜到失落的小模樣，忍不住笑道：「這回知道不聽嬾嬾勸，自己會吃苦頭了吧？硬扛著一分硬氣，到頭來不好受的不還是妳自己？」

柳嬾嬾剝了一顆橘子，放到她手心裏。

「嬾嬾……」范香兒抬起頭可憐兮兮的看著她。

柳嬾嬾心一驚，趕緊一揮手，「妳快打住！吐出去再往回嚥的事兒嬾嬾從來不幹，妳就少折騰嬾嬾兩次吧。」說完不再管她，逕自出門去了。

第三天，方時君回來得早，一回來就找柳嬾嬾單獨說話去了。

「嬾嬾，皇上不知道打哪兒聽說老夫人壽宴收到一瓶薄荷油的事，催著我快快給他進獻一瓶，還請嬾嬾幫在下這個忙。」

柳嬾嬾心裏盤算了一下，瞥了瞥他確實帶著焦急憔悴的臉，大發了一回善心。

「您也知道，那薄荷油是香兒家鄉的特產，咱們北地人之前沒見過。因為香兒特別愛薄荷的味道，才從家鄉帶來了種子，自己找地方辛勞種出來的。薄荷油是我們娘倆一起做出來的不假，老身不是不能幫大人做，但是老身想做好人卻苦於沒材料啊！天氣馬上轉涼了，估計香兒的薄荷還能勉強收一批吧。」

方時君蹙眉，「嬾嬾，別處就沒有這材料了嗎？」

「大人要是有空的話，不妨出去試試。老身還是認為，何必捨近求遠呢？香兒該用飯了，老身得去看看，這兩天不知怎麼食慾又降下來了。」

方時君一聽，心裏咯噔了一下，這是又吃不下飯了？

這回原因可明顯了，上次因為那茉莉花香他還能說自己冤枉，這回可實打實的就是因為他啊！

方時君自顧自沉思著什麼，不禁踱步到了范香兒的門口，只聽裏面正用飯呢。

柳嬾嬾變著法子的哄著范香兒吃飯，「香兒乖，多吃一口吧，吃了孩子才會長得好。」說著還偷偷往門外瞟了一眼，然後舀了一大勺雞湯拌飯，餵給范香兒。

范香兒這個傻的，一看柳嬾嬾今天竟然這麼好親自餵自己吃飯，趕緊給面子的張大了嘴巴，打算一口把那勺飯給吞進去。

誰想嘴還沒碰到勺子，那勺子卻不著痕跡的自己往後退了下來。

她不解的看向柳嬾嬾，卻看見柳嬾嬾衝她使了個眼色，讓她看門外。

她悄悄往外一看，差點笑出聲——落日的餘暉把門外人的影子投了進來，一看就知道那是誰。

「嬾嬾我真的吃不下，就讓我餓著吧，這日子真是沒法過了，這深宅大院的，沒什麼好玩兒的不說，還被人揍屁股，睡也睡不好，吃也吃不下。嬾嬾我想回家了，我想我娘，我要找老夫人去！我明天就要回家！」

說著說著就帶了哭腔，起身要走，被柳嬾嬾給拉了回來。

「乖，別哭別哭，先試著吃點。沒人疼妳，有家裏人和嬾嬾疼妳呢，等孩子生了，嬾嬾幫妳想辦法。嬾嬾找皇上去，大不了咱們出去單過！」

接著門外咚的響了一聲，像是拳頭砸在木窗上的聲音。

范香兒和柳嬾嬾聞聲停下來，努力忍住不笑出聲。

柳嬾嬾起身去了門口，「誰在外面啊？」

走到門口的時候，人卻已經不見了。

「哈哈哈哈哈……」兩人一齊大笑出聲。

「多謝嬾嬾，幫我出了口惡氣。」

柳嬾嬾把飯碗往她面前一推，「趕緊吃飯！」笑意卻是止也止不住。

第二十章 罰讀話本子

晚上范香兒已經鑽進被窩了，躺在大床的正中間，剛要閉上眼睛，就聽見門口有

說話聲。

守門的金玉本打算這就進房去在外間睡覺，不想大爺提著燈籠帶著平安過來了，平安手裏還抱著那床熟悉的被子。

這是？

「見過大爺。」金玉止不住小心臟亂跳，誰能想到大爺那樣強硬的人會抱著被子自己上門來了？

「姑娘睡下了嗎？」

「睡下了。」

方時君把被子抱過來，將燈籠換給了平安。

「你回去吧，金玉也下去，晚上不用人伺候了，有我在……咳！」說著不自然的推門進去了。

范香兒趕緊閉上眼睛裝睡，只是那表情繃得緊緊的，連呼吸都不敢，任誰都能看得出來。

方時君抱著被子走到了床邊，發現這丫頭占了正中間，根本就沒有他睡覺的地方，再看她睫毛顫動，分明是知道他進來了在裝睡呢。

他把被子放下，彎腰把她連人帶被一起抱了起來，放進了床裏。

等自己那塊床上地盤空了出來，這才覺得是對的，順眼了許多。

他把外衣鞋子一脫，直接上床躺下了。

夜很靜，屋內只有燭火在搖曳，耳邊只聞枕邊人輕一聲重一聲的喘息。

范香兒假裝翻身朝向了裏面。

方時君仰望床頂，低聲說道：「是我太衝動了，不該動手打妳，我保證以後再也不對妳動手了。」

說完他當即就想給自己一巴掌。來之前，躺下第一句話說什麼他明明想得好好的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先說她如何不對，說她瞎胡鬧害他丟大臉了不說，還差點惹怒皇上。

可話到嘴邊，不知怎麼自己就轉了方向。

范香兒沒有動靜。

方時君也翻了個身朝向了裏面，凝視著她的後腦杓。「以後我會耐心教妳，有話慢慢對妳說，妳畢竟不同於別人，我本就應該對妳多幾分耐心。」

范香兒仍是不語，眼眶卻覺得有些酸熱，鼻子不覺的吸了一下。

忽然，一個有力的臂膀從後面輕輕把她納入了懷中，瞬間她的身子就僵住了，這下更是說不出話了，一行眼淚卻是滑了下來，心裏的委屈全都湧了出來。

她當時一聽柳嬾嬾說他是從外面回來的，就知道自己犯了大錯，可是他如何罰自己都行，怎麼能打自己的屁股呢？那是小孩子被教訓的方式啊！

她是個女人了，她不是個小孩呀！她也要面子的。

方時君伸出胳膊的行為完全是出於下意識的，根本就沒過腦子，直到手臂把那隔著被子的腰肢攬到了懷裏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。

他的手顫動了一下，隨即想收回去。

范香兒卻趁他剛抬手的瞬間，一個骨碌，正面轉進了他的懷裏，腦袋死死的頂著他的胸口，小手抓著他。

都已經回到她床上了，就別想再把她鬆開！

胸口傳來的異樣讓方時君亂了心魂，那隻懸空的手臂再次無意識的落了回去。

他們兩個就隔著兩條大被子擁在了一起。

須臾，方時君低頭看著胸口那個小腦瓜，「不會熱得慌嗎？」

「不熱。」

她聲音小小的，說話時帶著的熱氣隔著單薄的裏衣領口噴到他的皮膚上，那若有似無的溫度分外撩人。

「我有點熱了，鬆開吧，我不走。」方時君無奈笑道。

他被她抓得牢牢的，動一下她就欺上來，這樣過了沒一會兒，腿都麻了。

范香兒這才半信半疑的和他分開一點點，抬頭用眼神詢問著他。

「我真的不走了。妳身子不麻嗎？趕緊分開活動活動。」

「嗯。」范香兒見他目光堅定，不像是騙人的，這才分開了，但也沒滾回自己的領地，就這樣隔著被子讓兩個人貼在一起側身躺著。

「我不能就這麼原諒你，可我害得你丟人了，我道歉，這一點你可以額外再罰我，但是你打我屁股這個我會一直記得。」

方時君見她終於肯搭理自己了，知道這就是沒事兒了。

「那妳要怎麼罰我？我可以給妳一次機會。」

范香兒絞盡腦汁也沒有想出個適當的懲罰辦法來，本來有的那點睏意經過剛才一折騰也徹底沒了。

長夜漫漫，喜歡的人就在自己身邊，讓她躺下數綿羊積攢睏意，實在是太難為她了。

忽然，她想起了上次逛街買的那幾本話本子都還沒看呢，不如就讓他接著給她讀話本子吧，這次一點也不允許他跳著讀了！

她突然從他懷裏爬了出來，把方時君弄得一愣，胳膊上軟軟的東西不見了，這麼一對比，他情願麻一點兒。

「妳幹什麼？」方時君問道。

「我想好怎麼罰你了，小女人有大量，我還是讓你給我讀話本子，這回就算是碰到不想讀的地方也要讀，不許再找藉口欺瞞我，你讀得好了，我自然就睡著了不煩你。」

范香兒跪坐著從床架子上的小抽屜裏掏出了一本《將軍與他的軍師娘子》。

方時君側身躺著，她一起一坐之間身上的小衣翻飛，一股馨香溫熱的氣息直鑽入鼻間，不是白日裏聞到的單純薄荷清新，而是帶了一點點玫瑰的馥郁芬芳，應該是柳嬾嬾又給了她什麼祕製膏子。

她動作大方，且對他不設防，雪白的一截肚皮就在眼裏晃悠來晃悠去，即便是修行多年的老僧也難免被晃得失了心神。

她拿到了書，進被窩之前卻猶豫了，她想和他一個被窩，但是姑娘家主動鑽人家

被窩這種事，她還是有些做不來。

略有遺憾，她把眼神從方時君的被窩上收了回來，好好的回了自己的被窩，靠在了床頭，把書一攤。

方時君也起身了，拿過了那本名字讓他印象深刻的話本子，心裏祈禱著，但願這是一本能讀得出口，情愛與謀略並重的。

然而事實證明他真是想得太好了，這本書簡直與謀略扯不上半文錢關係，他粗略一翻就知道，通篇都是情情愛愛、男女糾纏的玩意兒。

范香兒看他遲遲不讀的為難樣子，小臉立馬就拉下來了。

「大爺都是哄我的，你不愛讀就不讀吧，我也不難為你，總有人願意為我讀。」她說著就要把書搶回去。

奈何方時君根本不肯放手，最後只好無奈的說道：「我讀，我讀不就行了嗎？」

他儒雅低沉的嗓音娓娓道來，把一個爛俗的故事讀得也有些耐人尋味起來。

故事開篇還算正常，男女主角師從同門，從小青梅竹馬，後來男主角去了戰場，女主角因為擔憂他的安危就女扮男裝悄悄混入了軍營。

這在方時君的眼裏簡直是大逆不道，並且是毫無實現的可能，但范香兒一直聽得津津有味。

直到男主角在軍營裏認出了女主角，這故事的畫風就搖身一變，除了女主角偶爾出了幾個爛計謀之外，兩人竟然開始過起了偷偷摸摸的夫妻生活！

這本比張翠蘭那本的描寫還要過分，那本他都張不開口，就更別說這本了。

「你怎麼又不讀了？後來怎麼樣了？大將軍無意間碰到了在沐浴的女人，然後怎麼樣了？你快說啊！一定是久別重逢分外感人是不是？」

范香兒最討厭誰講故事在關鍵時刻吊胃口了，上回他就這樣，這回又是！

方時君感覺自己額上都滲出了薄汗，他心焦又心熱，「後面不能讀，後面是講男女之間的事。」

「男女之間的事怎麼不能讀？每一件事都是男女之間的事啊！」

也許是他說的太委婉，范香兒還不太習慣這樣的表達方式，如果他直接說後面就是男女交纏的事兒她就明白了，偏偏他是個文雅人。

方時君洩氣了，眼帶無奈又不乏認真的看著她，「妳是真的不明白？」

「我是真不明白，有什麼不能讀的你就直說……唔……」

忽然范香兒眼前一暗，失去了說話的能力。

他忽的欺了上來，沁涼的薄唇在她的軟嫩櫻唇上強硬的壓下來，讓她頓時忘記了呼吸，卻本能的閉上了雙眼。

薄唇的主人不再滿足於這淺淺的觸碰，他嘗試著像對待一件絕世珍寶一樣輕輕的在她唇上輾轉品嚐。

直到她情不自禁的在他身下發出了一聲嚶嚶，他才如被雷電擊中了一般停下來，喘了幾口粗氣，仍不足以撫平劇烈起伏的心潮。

「這回妳知道後面的男女之事是何種了吧？還要聽嗎？」

他的眼睛像是帶了火，隨時會把自己燃燒殆盡，火熱又陌生得很，懵懂震驚的范

香兒順從了心中對陌生事物的恐懼。

「那還是先不要聽好了。那接下來我們做什麼？」

方時君稍微平復了心神，看著她紅潤光澤的小嘴，不禁露出了春花綻放般的微笑，「妳還想幹什麼？什麼也不想，這回能好好睡覺了嗎？大小姐。」

范香兒說完那句話就後悔了！她到底是有多蠢啊？

如果她說要繼續聽下去會怎樣？是不是今晚他們就可以這樣這樣那樣那樣了？既不用她裝傻又不用她勾引，直接就水到渠成了呀！

她這麼一想，剛才的巨大開心都弱了不少，她喃喃的回道：「那就好好睡覺吧，我不是大小姐，我是范通房。」

方時君把她往懷裏一帶，兩人仍是隔著被子，他的手臂在外摟著她。

「妳是天下第一范通房。」

美美的睡了一覺，第二天一早，范香兒就乖覺多了，他一起身，她就跟著起來。主動給他拿衣服，繫帶子，兩人之間的氣氛有了些奇妙的變化。

平安和金玉守在外面，一看到是香兒姑娘親自送大爺出來的，俱是吃驚了一下。睡在一起好幾個晚上了，也從沒見過姑娘早晨送大爺一回。

今天這是……

金玉畢竟懂得多點兒，看姑娘那紅撲撲的小臉，大爺也是一臉和煦，驚覺昨晚八成是成了什麼好事。

發現范香兒依依不捨的用眼神告訴他，不希望他去上朝，方時君無奈說道：「妳那薄荷葉子還夠不夠？夠的話幫我再做一瓶薄荷油吧，皇上要的。妳放心，不會讓妳白做，我負責給妳要賞賜。」他親自要起賞賜來，手可就黑了。

「應該是夠的，我看看今天能不能做出來。」

「嗯，別累著，不是很緊要的東西，做不出來也沒事兒。」

雖然他是這麼說，但范香兒心裏明白，皇上親口要的東西，又怎能當不緊要的東西看待呢，少不得要花費一番心思了。

方時君走後，金玉以鋪床吹蠟燭的名義進了一回屋裏，並沒有聞到什麼特殊的氣味，床鋪上也沒什麼異樣，心裏安了的同時，不禁納悶了——姑娘這樣嬌美的小閨女大爺都能坐懷不亂，怪哉。

其實方時君根本就不是坐懷不亂，他只是沒「亂動」罷了。

昨晚前半夜他根本就沒有睡好，懷裏摟著這樣一個姑娘簡直是給自己找罪受。

身體的反應最是誠實，不住的想靠近、想擁有，這難道還不叫亂嗎？沒人知道正人君子表面下的他，昨晚壓抑住了怎樣兇狠的心魔。

但她正在孕期他不敢動是一方面，更主要的是他還沒有完全想好。

對范香兒動了真心這是肯定的，但是這份真心有多少？這份真心會止步於此還是會更深刻？他確定不了。

他一方面控制不了自己想要靠近她的本能，另一方面又不想讓她在感情中受到太

多傷害，這樣真誠又虛偽的想法，方時君覺得自己定是著了魔，才會在短短的數月就改變了他以為永遠也不會解凍的心。

這讓他對自己和一切產生了懷疑，總覺得不真實。

柳嬾嬾一見范香兒開心得嘴都合不攏，就知道這兩個是又好起來了，或者說人家壓根就沒不好過，幾次了，每當這種時候她都在想，自己的擔心是不是很多餘。因為要做薄荷油，所以要把地裏的薄荷葉採摘下來，幾天沒出去走動，也好久沒見老奶奶了，范香兒決定親自去一趟，不過這次她準備得十分充分，把小如小意兩個都帶上了，這回就算碰上十個偷鞋惡少她也不怕了！

可惜，直到薄荷葉都摘完了，仔也採完了，也沒碰到方時貞，范香兒不免有些失落，怎麼會沒來呢？他要是來的話，她有辦法讓他吃苦頭。

老奶奶通過這幾回也看出來了，香兒與四爺必定發生了什麼誤會，那天四爺親口對她說，以後不能在白天來花房了，語氣裏是她從來沒見過的傷心落寞。

上次小如跑得匆忙，給她帶的茶花也沒來得及帶走，今日老奶奶見范香兒親自來了，又剪下了幾枝最美的送給她。

范香兒捧著花，花豔人美，看上去就招人喜歡，老奶奶老了，越活越通透，多看幾眼這畫面大概也就懂了年輕人的心思。

那孩子怕是惹了自己不該碰的人，動了不該動的心思。

「妳以後就常來我這裏玩吧，放心，再也不會碰到外人了，我給妳保證。」

「老奶奶……」范香兒聽明白了，老奶奶這是知道她和那人的事了。

「他不是個壞孩子，和妳一樣都是個好孩子。有什麼誤會別記在心裏，出了方府的大門，在外面你們都是一家人，他真心愧對於妳，我看得出來。聽老奶奶的，千萬別記在心裏，以後他不來花房了，你們見面的機會不會很多的。」

沒想到老奶奶這麼維護那人，他是個好人？范香兒嘴上答應了老奶奶，心裏卻懷疑不已。

「老奶奶，天馬上就冷了，冬天府裏的花怎麼種呢？」

「後院裏不是有幾個空房子嗎？冬天燒上火就是個溫室，在那裏面養著。怎麼？妳還惦記著妳的小薄荷？」

「嗯，我需要很多。」范香兒誠實的點點頭。

老奶奶一看，果然猜中了她近乎透明的小心思，不禁被逗笑了，「呵呵，我這點兒地方，府裏冬天的花供應起來都嫌不足，再趕上個節慶就更顯不足了，大爺手裏應該有溫泉莊子吧？妳跟他要一塊地方不就得了嗎？」

是哦！老奶奶不說她都沒想到，她身邊就有一個活生生的大財主呢！

第二十一章 遭栽賊成小偷

這回晚上，范香兒乖乖順順的不像昨天那般作怪了，方時君也就沒在主動摟著她。他本是靠在床頭打算睡前再看一眼書，范香兒則在旁邊安靜的看著她的話本子。許是她還有許多字不認識，看著看著就覺得無趣了，想起了白天和老奶奶說的冬天種薄荷的事，少不得要求身邊這位大爺。

她起了身，方時君沒當回事，以為她只是想換個姿勢，誰知下一瞬，她竟忽然爬起來跨坐在他的身上，驚得他差點當場掀翻了她。

這把范香兒給嚇了一跳，她不過就是想著，抱都抱過了，再讓他抱著好說話而已，為什麼他會有如此大的反應？

方時君咬著牙，看坐在自己大腿上，猶不自知這個動作有多危險的女孩，她是真的想考驗自己的忍耐力吧！

他很想咆哮，但這並非什麼大事，她又懷著孕，萬一嚇著她，到頭來麻煩的還是自己。

方時君壓抑住心中各種火氣，說道：「亂動什麼？有話直接說吧。」

他掩飾了內心的情緒，范香兒卻已經看出了他的不自然，她難得的反省了一下自己，剛才是不是太孟浪把他給嚇著了？便抬腰想下去，卻被方時君按住了腰身。

「別動了，就這麼坐著吧。」嘶……他內心火熱不安的躁動著，真是一場不可描述的甜蜜煎熬。

范香兒怕他發火，不敢再動了，「咱們上次去的那個莊子不是有溫泉嗎？能不能讓我在那邊種薄荷，我二哥給人家做工挺辛苦的，他也總是不甘心，看在我爹娘的分上，我想要幫他一把。打算想等薄荷多了，做成薄荷油讓他開個小鋪子賣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

方時君不置可否，態度無所謂，這點事對他來說實在太小了。

「可以，妳把種子給我，我和那邊的人說。另外，妳要給妳二哥開鋪子的話，我給妳一個就行了。」他手下的鋪子在京城裏就有幾十家，隨便給她幾個都不成問題。

他足夠大方，范香兒卻一口拒絕了，「你幫我把薄荷種出來就行了，別的我可不要你的。」

方時君聽了不禁皺眉，心中莫名不爽。「為何不想要我的東西？」

「是我范香兒跟了你，又不是我全家跟了你，有些事情是要靠你幫忙，但是我們自己能做的，我不想完全依靠你。」

她喜歡他，但那並不代表她要完全失去自己，更別說她的家人了。她的確是從鄉下出來的，但是她熱愛自己的家鄉，也從不認為鄉下人低人一等。

別人怎麼低看她是別人的事兒，她不想完全做個附庸，就想像自己那老實爹，磨幾塊豆腐賺幾個錢，雖然辛苦，但心裏踏實。

她是不可能再回到過去的生活了，但為自己想要的東西出力，哪怕只出了一分力氣，也是有意義的。

方時君聽了並沒有嘲諷她，反而心中對她又起了絲憐愛。

不要就算了，反正這些東西以後她也不會缺，等她學好了認字和算數，他會慢慢把一些簡單的事情交給她打理，並不會讓她就這麼圈禁在大宅院裏。

小桃花不只是嬌豔粉嫩的，更應該是鮮活快樂的。

何況等孩子出生以後，他這一輩子攢下來的東西還不是早晚要交給他嗎？

不過這些話他現在沒說，沒有必要打擊她的積極性。

也許就是這份傻裏傻氣的積極勁頭格外的吸引了他吧？

人小嬌美、不卑不亢、永不服輸的范香兒一點也不比那些大家閨秀差什麼。

「那就全聽妳的，等我有空了再帶妳去莊子玩。」他還記得上次和三娃比賽抓魚輸了的事情，想著怎麼也要找機會在范香兒面前贏一場。

「真的？」范香兒一聽這個，興奮的一鼓掌，忘了剛才他不讓動的警告，身體隨之扭動起來。

「快下來，趕緊睡覺，不然一切都取消。」方時君的身體起了難以啟齒的反應，一把抓住了她揮動的手臂把人給制住了。

范香兒高興極了，就沒特意去關注他此時的臉色，如果她仔細去看，一定會發現他的耳朵悄悄的紅了。

他願意幫自己的忙，尊重自己的想法，她覺得再沒有比大爺更好的男人了。

想著想著就靠在他肩膀上睡著了。

方時君輕歎了一口氣，把她扶到了枕頭上，蓋好被子。低頭看了一眼抬頭的小兄弟，趕緊拿起聖賢書潛心研讀。

接下來的幾天，方時君一直沒回家，食宿都是在吏部解決的。這回可不是跟范香兒鬧矛盾，實在是因為官員考核的事情忙得抽不開身。

方府這段時間也有件大事，大興朝特有的、三年一度的會試正式開考了，四爺方時貞要參加此次考試，老太爺對此相當重視。

他一共有四個兒子，老大是個能耐的，但二兒子、三兒子絕不是能成大器的料，要知道獨木難支，所以他格外希望方時貞也能出入朝堂，和老大兩個兄弟聯手。在考場裏面圈了九天，出來後方時貞整個人都瘦了一大圈，他還算是體格好的，有那文弱的剛過兩天就被抬出來了。

老太爺仔細看過他謄抄的卷子，心中一口氣算是定了，得個進士出身準沒問題！唯有老夫人心疼他累得沒個人樣，宣佈中午召開家宴，全府給四爺接風。

老太爺心裏有把握，就沒駁了老夫人的意思，但沒有同意把老大叫回來的提議，畢竟國事為重。

本來方時君不在家，范香兒是不打算過去湊熱鬧的，但是老夫人說了，就自己家裏這些人，一個都不能少，正好大房沒人，范香兒懷著金孫就作為代表吧。

去給那無恥之人慶祝，范香兒不情不願，就隨便讓丫鬟給找了身淺黃色的衣裳，看那窗下一盆枚紅色的月季開得正好，便剪下來一朵插在髮間，這不經意間更襯得她活潑清爽。

單純的家宴就不分男女了，各位爺兒夫人嫡子女算上范香兒，一共才十一個人，一個大桌子就坐下了。

因秦雨柔是二夫人的娘家貴客，不久前又剛剛送了老夫人一本手刻的佛經得了她老人家的歡心，所以今天她也有幸列席。

老夫人難得心情大好，老大娶妻，老四有出息，這是她這些年最期待的兩件事了，

如今眼看著就成了一件，她甚至還讓廚下特意做了兩個范香兒常吃的菜，怕她沒食慾。

家宴是在中午，范香兒身子重，本來就有些昏昏欲睡，所以整個家宴期間她便只顧著沉浸在自己的思緒裏，基本不與人交談，只跟著點頭附和之類。

問了就答，不問就當隱形人。

她尤其不抬頭去看方時貞，倒是方時貞假作無意的瞄了她幾眼。

她是不是還在恨著自己？也怪母親，這種場合就不該讓她跟著過來，母親總是想著凡事圓滿，也就是因為這圓滿二字，反而造成了多少遺憾。

她今日打扮素雅，在一群女人中尤其清新出塵，安靜不語的她更是多增添了一分柔美。

方時貞提醒自己不能再看，便與父母兄弟們談天吃飯。

方思瑤和秦雨柔分別坐在范香兒的兩邊，方思瑤今日要在全家面前露臉，因此打扮得比平日隆重了許多，甚至把二夫人給她準備將來出嫁壓箱底的頭飾都給戴了出來。

那是一根金鑲玉的簪子，金鑲玉的技術是這兩年才開始流行起來的，出品極少，她這根做工上等，當初可花了二夫人不少銀子。

秦雨柔邊吃邊殷勤的照顧著老夫人，甚至一旁站著的春梅都被她比了過去，她一會給老夫人遞個茶，一會遞一塊甜瓜。

恰好在她又一次回座位經過方思瑤的時候，方思瑤一個轉頭說話，頭上的簪子沒插好，直接掉了下來。

秦雨柔身輕手快，不著痕跡的就把那簪子接到了手裏。

她們這邊背靠著牆，因此她動作不大，根本沒人注意到。

等這頓飯終於吃完了，大家一起往外走的時候，走過來想和女兒一道回去的二夫人才發現了問題。

「思瑤，你的髮簪呢？」那簪子當初可花了她整整一千兩銀子啊！不讓她戴出來偏要戴，現在怎麼不見了！

方思瑤往頭上一摸，瞬間大驚失色，「我的髮簪呢？吃飯的時候還有呢！」

少女焦急的聲音又尖又利，不只把范香兒給嚇精神了，連老太爺、老夫人都停了腳步。

聽明了事情，老太爺把事情往老夫人身上一推就走了，這等小事他沒閒心處理。

老夫人臉色不豫，再三讓方思瑤確認是不是真的在這屋裏弄丟的，今天家宴來的全是主子，各房的侍妾和孩子都沒帶過來，伺候的也只有貼身丫鬟。

三夫人立馬站出來自證清白，「思瑤還是想好了再說話，妳看滿屋子裏哪個是差錢的？別怪三嬸說話不好聽，妳那首飾三嬸還真看不上，妳思語妹妹的首飾更是不缺。」

方思瑤不敢反駁長輩，二夫人可敢。

「三弟妹這是怎麼說話的？哪個指名道姓的怪妳了不成？一切自有老夫人發話，妳先急著跳出來幹什麼？」

別看方三爺平時是個混帳，這時候二嫂這樣說他媳婦可不行，馬上站出來猛噲對方。

「二嫂可真沒指名道姓，這屋子裏就這麼點兒人，沒指我們家，二嫂是指誰？妳看這裏誰像是能偷妳一根破簪子的人？」

二夫人一看人家男人出來幫腔了，趕緊拉了一把方二爺。

方二爺還在猶豫著到底應不應該出聲的時候，老夫人大喝一聲，「都給我住口！」所有人立刻閉嘴了，等待老夫人定奪。

「家門不幸啊！剛剛還在為老四慶賀，這席還沒散徹底呢，就為了一根簪子吵成了這樣。既然思瑤言之鑿鑿是在這裏弄丟的，這事兒也不好就這麼過去了。那好，現在除了老太爺所有人都在這裏，就先從下人們開始挨個搜吧。孟氏，妳不是懷疑老太爺吧？」

二夫人趕緊誠惶誠恐的點頭哈腰道：「兒媳不敢。」

老夫人面容肅穆，「思瑤，妳可知道今日搜查這一遍，若是什麼都找不出來是何後果嗎？」

方思瑤見老夫人此時異常嚴厲，有些害怕，但是她確實是在這屋子裏不見了簪子的，她沒什麼好心虛的。

「孫女知道，孫女確定是在這間屋子裏丟的，如果沒有找到，孫女願受祖母責罰！」

「好！那春梅就代表我搜搜吧。」老夫人作為管家人，方思瑤都已經這樣說了，裝糊塗混過去實在說不過去。

即便是老夫人親自下了命令代表她，春梅也沒那膽子搜到各位爺兒夫人身上去，只能從春喜、金玉、翠微等各房帶的丫鬟身上搜。

各自搜尋了一遍沒有結果，眼尖的春梅掠過范香兒的時候，忽然發現她的外罩衫下襬裏隱隱透著疑似金簪的樣子。

春梅想著就當沒看見，這估計是個誤會，等日後香兒姑娘自己發現了就會還給原主。

可是，她看向范香兒瞬間的眼神變化正好落於一人眼中，那就是方思瑤。

女孩感覺敏銳，又一心想把賊人抓出來，因此一直眼珠不移的盯著春梅。

她一見春梅遲疑了一下，心裏就有所懷疑，不管其他人在場，她忽的走到了范香兒面前，冷冷的盯著她。

又是她！這個鄉下來的土包子！窮得不看地方就開始偷東西了，給人家當個小通房就以為能和自己平起平坐？

外面風言風語說什麼大伯帶她去玲瓏閣買首飾花了幾萬兩，她就不信有誰看見大伯往外掏錢了！要是真買了那麼多好首飾的話，她今日為何還在家宴上窮酸得戴一朵月季？

其實在場的不止她一個人這樣想，方思瑤的這些話也不是憑空自己想出來的，平常母親和妹妹之間就有過這種揣測——

無限疼寵、買好首飾這些不過全是范香兒這個心機女人自己散佈出去的罷了。

在她們看來，連春梅這等大丫鬢都比范香兒有錢有臉有體面。

范香兒見大家忽然都一臉詫異又帶著理所當然的表情看向自己，莫名有些心慌。關她什麼事？怎麼矛頭忽然全指向了自己？

「范通房，是不是妳偷了我的簪子？」方思瑤張嘴毫不留情，竟然直接用上了「偷」這個字。

「妳說什麼？我偷了妳的髮簪？」范香兒驚得眼睛睜得大大的，指著自己的鼻子，難以置信她也會有被人當賊的一天。

「除了妳，這屋子裏還有誰會偷？誰敢偷？快點把我的髮簪交出來！」

范香兒不想理這個瘋子，而是直接看向了老夫人。

老夫人見果然是她被指了出來，心裏一突——別真是這個沒眼色的小蹄子幹的吧？

在老夫人心底，她和大家的看法其實是差不多的，但范香兒畢竟是親兒子的人，此時沒有證據，又孤立無援的，她怎麼也要為她說上兩句話。

「思瑤不得胡言！她偷妳簪子幹什麼？別胡亂冤枉人，逸園的人還能缺了錢花不成？」老夫人如是說。

春梅則低著頭不敢看向她。

方思瑤欲要反駁，見老夫人這樣子卻不敢張口說要搜范香兒的身這種話了。

正在這時候，三房的方思語心思活泛，又年紀小，活動幾步也不扎眼，這是個真正聰慧、心壞眼尖的，也怪范香兒倒楣，那金簪與半透明的纏枝淺黃罩衫顏色紋路相近，偏偏就被她給看出來了。

「大姊！妳快來看！是不是這個？」她指著范香兒的下襠驚問道。

頓時所有人的目光似要把范香兒射穿一樣，范香兒驚訝的拉起了罩衫下襠，扭身一看，媽呀！真的有一根纖細的金鑲玉簪子！

這是什麼時候掛到這裏來的？人家頭上的東西怎麼會跑到她的衣服上？都怪她這豬似的習性，發暈的時候不分場合。

方思瑤一聽急忙過去查看，伸手一把從范香兒罩衫上搶下了那根簪子，很怕別人貪下一樣。

她動作又快又狠，簪子鋒利，拽下來的時候生生把那精美的罩衫扯了一個大口子，分外難看丟臉。

「范通房，妳還敢說妳沒拿？這是什麼？妳怎麼解釋我的簪子跑到妳的罩衫裏側的？」方思瑤咄咄逼人。

「這……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呀！」范香兒簡直啞口無言。

二夫人這時候站出來充當好人了，「哎呀，香兒妳也真是的，缺什麼就和大哥說，再不濟妳和我們說，沒得做出這等小家子氣的事兒。」

三夫人也說：「是啊，以後可別這樣了，等會到我那裏去，我好東西多得是，隨便給妳幾樣也比這強。」

二夫人一聽就不高興了，「都比這強？妳給我拿出幾樣來看看！」

「都給我閉嘴！」老夫人震怒，「妳們還有沒有把我放在眼裏？當我死了不成？」

好好的一頓家宴，結果鬧成了這個樣子，比那尋常百姓家都不如，老夫人心裏暗恨范香兒出門就惹事，但是這麼多人咄咄逼人，她多少也要維護她一二。

「范香兒，妳有什麼好辯解的？細細講來！」

范香兒此時算是看明白形勢了，這一大家子就因為這麼點不明因果的小事齊齊發難自己，這明明就是趁著大爺不在家合夥來欺負自己！

難得老夫人氣得臉都青了還能讓自己辯解一二，可惜註定要白費她老人家一番美意了，她有什麼可辯解的？她什麼都不知道啊！

當時丫鬟們都離得遠，老太爺說桌子上人多就自己吃自己的，她連座位都沒離開……等等，座位！難道是坐在她左邊的秦雨柔搞得鬼？好像她來來回回了好幾次。

她看向秦雨柔，卻見她面色恬淡，一臉事不關己的樣子，但范香兒心裏卻有八成肯定，絕對是她使的壞。

可惜了，她連摘出自己都困難，當務之急是如何替自己解圍，無法告她一狀。既然已經這樣了，那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用她范香兒最擅長的簡單粗暴的法子好了！

於是她恭敬的回道：「回老夫人，香兒懷有身孕，當時身子困乏，又不忍擾了大家的興致，所以沒有提出離去的意思。至於簪子是如何跑到我身上的，香兒有一百張嘴也難辯清，但是香兒要讓各位爺兒夫人和小姐們看看，我范香兒絕對不是貪圖這一根簪子的人！請老夫人容我的丫鬟回逸園一趟，我能把證據拿出來！」

方思瑤正在氣頭上，聽她果然沒有辯解的理由，氣得直接嚷出口，「妳讓丫鬟回去幹什麼？莫不是去請大伯？把大伯請回來妳也是個小偷！」

范香兒冷冷一笑，只對老夫人說話，「老夫人，看來大小姐的規矩還是要多學學啊。」

可不是？老夫人說話哪有她堂孫女的搶話的道理。

二夫人趕緊替女兒賠罪，老夫人心裏暗恨，把這一樁記下了。

老夫人正在猶豫著要不要答應范香兒，事情發生在春暉園，回逸園又有什麼用？方時貞聽了半天，見范香兒人賊俱獲、腹背受敵，身體疲累還能腰板挺得直直的，心裏不禁對她升起了一絲敬佩和憐惜。

他絕對不相信她是那樣的人，為了救一個下人的孩子，她甘願以身犯險，現在又怎麼會為了區區一根髮簪做出這等事？何況是在家宴上，這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。

也許在場的許多人都明白這個道理，也就是看大哥不在，把平日裏的火撒在了這個柔弱的姑娘身上吧。

他上前握住了老夫人的胳膊，給她無聲的支持，「母親，就讓她的丫鬟回去一趟吧，既然范通房都這樣說了，肯定有她的理由，您就寬寬心，陪兒子、媳婦們喝喝茶等一會兒就好。」

「哎……既然如此，金玉和春喜就親自跑回去一趟吧。」有了小兒子的話，老夫人莫名覺得心定了不少，就再給范香兒一次機會。要是……要是她還是沒辦法改

變局面，大不了她捨出這張老臉，補償給二房點兒什麼。

等待的空檔，丫鬟們又重新上了一遍茶水，范香兒端坐在椅子上跟個沒事兒人一樣，眾人投來的各種眼神兒她全當是空氣。

春梅姊姊果然是對她最好的，又懂老夫人心思。

她怕范香兒身體受了衝撞，剛才困倦又沒吃什麼東西，就讓除了糖水之外，額外給上了兩道小糕點，每樣只有三塊，卻足夠她吃了。

其餘人眼紅心酸也沒辦法，誰叫人家肚子最大呢？

第二十二章 珍貴首飾撐場面

沒過多久，外面就傳來了不小的動靜，只見呼啦啦過來了十幾人。

怎麼？逸園這是全員出動的架勢？

只見柳嬾嬾打頭陣，旁邊跟著春喜，後面則是金玉、金蟬、小如、小意、外加灑掃的低等丫鬟和小廝們，足有十五六個人。

這些人手裏一人捧著一個精美首飾盒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一色的玲瓏閣高級逸品，這種等級的盒子恐怕就能賣個幾百兩銀子了。

別說二夫人方思瑤她們母女了，就是平時最財大氣粗的三夫人都覺得自己的眼睛快不夠使了。

方二爺、方三爺也坐不住了，俱都站了起來。

柳嬾嬾氣定神閒，帶著見外人時一貫有禮而疏遠的微笑。

「見過老夫人，我剛剛聽春喜姑娘說，我們香兒姑娘身上缺件趁手的首飾，出來的時候是我見那月季開得正好，配她的顏色，就親自給她戴上了。沒想到她心裏不喜歡卻不直接和我說。這不？我把首飾都給搬來了，任姑娘隨便挑吧，也給各位爺兒、夫人們看看，嬾嬾我可不是那貪圖首飾捨不得讓姑娘戴的人！」

柳嬾嬾一席話說得大家冷汗涔涔，二夫人這時候倒是有眼色了，人家這些盒子一打開的話，她女兒那根破簪子還算得了什麼？

她趕緊上前說道：「柳嬾嬾這是幹什麼？咱們有事說事，可不興這樣嚇唬人的。」

二夫人嘴上這樣說著，心裏卻不免期待著不可能的事，那些只是空盒子罷了！全買下來得多少錢？只不過弄來充場面的。

老夫人這下也明白了，這是范香兒這丫頭找來打臉的，人家說她偷東西，她就把自己的東西拿出來給人家過過眼，讓大家明白她的東西比那丟的東西好上一萬倍，叫嚷嚷的人無地自容。

老夫人心內思忖，雖然不知道那些首飾盒裏到底有多貴重的寶貝，但看這架勢鬧得這麼難看，平白讓人家柳嬾嬾看了自家的笑話，回頭她再和宮裏的皇上和娘娘一說，方府的人可就丟大了。

「老妹妹說笑了，不過是孩子們不懂事，發生了點口角，誰人敢扯到妳頭上，我第一個不饒她！」

柳嬾嬾聽了這話，表情絲毫未變，只不鹹不淡的回道：「還是打開來讓各位驗看一番吧，這些首飾都是大爺給姑娘買的，姑娘平時不重打扮，可不是因為沒有！」

方思瑤還沉浸在范香兒偷竊的氣憤中，在她看來沒什麼好怕的，在范香兒身上找

到了贓物這是確鑿的，她就算拿出再多的東西也證明不了她沒偷自己的簪子，何況她不信那盒子裏全是好東西！頂多也就有一兩樣充充門面罷了。

丟東西的人是有資格理直氣壯的，方思瑤大聲說：「嬤嬤說得對！既然范通房覺得有必要那就打開吧，我倒要看看她能拿出什麼好東西來？還敢貪圖侄女輩的東西。」

范香兒見她竟然比自己還無知無畏，不免嗤笑一聲，衝柳嬤嬤點了點頭。

柳嬤嬤一抬手，橫著站成兩排的下人們動作劃一，「啪嗒」聲齊響，十幾個盒子裏的華美首飾齊齊亮相，耀眼的光華瞬間照亮了人們的眼睛。

繁複的金飾，通透的玉飾，血紅的、多彩的、湛藍的、暖黃的寶石頭面，各種寶石做的成套首飾種類幾乎都占全了。

在場的都是明眼人，一看就知道這些東西隨便哪一樣都不是方思瑤那根簪子能比的，雖然不知那簪子怎麼跑到了范香兒身上，但這些東西往外一擺，誰也不好意思再明目張膽的說人家偷東西了。

畢竟已經有最好的在手，誰會願意冒風險去偷一根低廉的簪子？

場面一度很尷尬。

方三爺夫婦對視了一眼，大哥手裏到底是有多少錢啊？又有多寵愛這個范香兒啊？這是一次性把玲瓏閣鎮店的東西都給搬空了吧？看來這個范香兒真不能小覷了。

方二爺夫婦心裏也不好受，第一件想的就是老太爺老夫人偏愛嫡子，明明年紀差不多，嫡庶只一字之差卻是天壤之別；爵位財產如果他們不想法子爭取，最後什麼也撈不到。

二夫人想湊近去看看那些首飾，她辛辛苦苦攢的那點體己銀子，估計全拿出來還不夠買這裏的一半呢。

她正要上手去摸摸其中一件，卻被柳嬤嬤一句話給制止了。

「二夫人且慢，大小姐的東西丟了別人還賠得起，香兒姑娘的東西丟了就不好賠了，隨便丟了哪一件，可是要賠一整套的。」

攢足了火氣的方二爺終於知道站出來替他夫人和女兒說一句話了，「柳嬤嬤，這樣說未免也太小看我們二房了吧？范通房有錢是不假，那也只能說明她不缺這東西，證明不了她沒拿思瑤的東西！」

大哥已然處處壓制了自己一頭，自己還能被個通房和老嬤嬤給壓一頭嗎？

「對！興許她就稀罕小偷小摸呢！」方思瑤一看親爹出來撐腰了，趕緊站出來聲援。

方二爺一說話眾人無不詫異，連方三爺都對他側目了。

「二哥今天倒是疼夫人了，娘們兒的事都跟著摻和了。」

方時貞也跟著火上加油，「是啊，二哥未免太強詞奪理了，你若這樣說，范通房也可以說是別人把東西放到她身上的，你們是當場抓住了還是怎麼著？」

秦雨柔心中一緊，就是她接下了方思瑤滑下來的簪子，等入座後，找了個機會偷偷的掛進了范香兒的罩衫上。

方二爺見兩個弟弟出言奚落自己，頓時面如黑炭，這就是他在這個家中的地位，連兩個弟弟都不服他。

老夫人見他們把事情攪得越發不像話，一拳捶在茶几上，「你們幾個都給我出去，幾個爺們為了根簪子多嘴多舌，傳出去真是貽笑大方！」

幾人低頭稱是。

方三爺嗤笑道：「走吧二哥，還有四弟。」

秦雨柔手裏默默的扯著帕子，生怕事情牽扯到她頭上來。不過她心裏有底，既然范香兒身上發現了簪子都有得辯解，她做的隱蔽，范香兒即使懷疑了什麼，無憑無據的也不能亂咬自己。

但是現在看來，老夫人是明顯要維護范香兒了，這就能看出來老夫人的立場，范香兒再胡鬧再不像話，人家是自己人，恐怕二房三房也心裏明白了。

果然，老夫人說話了。

「既然簪子找到了，就件事就到此為止，誰都不許對外張揚！各回各園吧。」

方思瑤心裏一肚子委屈，不是她想挑事兒，明明她是受害人，為何到頭來弄得好像是她要故意羞辱范香兒一樣？

心高氣傲的大小姐，終是沒忍住，在老夫人面前就掉了眼淚。

二夫人心疼得給女兒擦拭著淚水，「乖女兒，不哭不哭，回去娘再給你買更好的。」

看得范香兒心裏直翻白眼，她還委屈上了？自己也很委屈好不好！不分青紅皂白的就指責自己是小偷，要不是有大爺給她的東西來撐場子，今天她這個小偷的罪名就別想洗脫了。

老夫人看方思瑤這樣，心中惱怒，卻不得不給她留了一分面子，「還想怎樣？趕緊隨你母親回去吧。」

秦雨柔看了半晌熱鬧，總算輪到她上場發揮的時候了，「老夫人，雨柔是個外人，但也看得出大小姐的委屈，堂堂一個千金小姐，難得有根心愛的好簪子，今日戴出來頭一回就丟了，就算找回來了心裏也不好受。」

「雨柔是相信香兒姑娘沒拿，但香兒姑娘畢竟身分只是個通房，今日把這貴重的東西都擺出來，也夠讓大小姐下不來臺的了，大人們還好說，她一個小姑娘家，這心裏能舒服嗎？」

范香兒聽了這話火冒三丈，直接就想噴回去，敢情她身分低就只有被欺負的分是

吧？

卻被柳嬾嬾給攔下了，先聽聽她到底想說什麼。

老夫人本就是剛愎自用外加耳根子軟的人，還真被她這番道理給說動了心思。

秦雨柔見此，接著說道：「依雨柔看來，香兒姑娘的首飾這般多，就當是體恤小輩，送根好看的簪子給大小姐。小姑娘家家的，心裏也就不至於不平衡了，要不然這以後見面難免總會有塊心病在。」

嘖嘖嘖！要不是當事人是自己，范香兒真想給她鼓掌，人家的腦子是怎麼長的呢？一眨眼就是一個主意。

冤枉了她還想要她的東西？臭不要臉！前一句話裏她還是低賤的范通房，惦記她

東西的時候她又成了長輩了？正話反話好話壞話全讓秦雨柔一個人給說了。秦雨柔話畢，大家都不約而同的看向范香兒，等著她的反應，連老夫人都是。表姑娘的提議很好啊，妳不缺，那妳就送一個嘛，這樣既能顯示出妳確實不缺，洗脫了嫌疑，又能平了大小姐的怨氣，樹立妳的好名聲。

可惜范香兒還真不是那八面玲瓏大度的，「別——」作美夢了！

後面幾個字還沒說出來，就被柳嬾嬾給打斷了。

「香兒姑娘，既然大小姐這委屈一定要妳的東西才能化解，妳不給，豈不是成了小氣忘義之人？」

她拉了一把嘴巴鼓鼓的范香兒，親手在首飾盒裏選了一根同樣是金鑲玉的簪子。不過這根可比方思瑤本來的那根精美大氣得多，這已經是裏面最便宜的一根了，柳嬾嬾可是個真正識貨的。

范香兒心裏不解柳嬾嬾的舉動，但她相信嬾嬾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自己好，就不再說話全憑她做主了。

「大小姐，這根簪子和妳那個是同類的，希望妳回去好好戴著，這是我們香兒姑娘的一份心意，可別不小心再弄丟了。」柳嬾嬾臉上掛著冷颼颼的笑，把簪子放進了方思瑤手裏。

大家都沒想到，這范香兒還真同意送了一根簪子給方思瑤。

連方思瑤自己都覺得喜出望外，驚訝間，一根沉甸甸、雕刻繁複的金簪已經落入了她的手中，那感覺就像作夢一樣，等她出嫁的時候，母親能捨得給自己添置兩件這樣的首飾就很不錯了。

老夫人見范香兒今日竟然如此識大體，讓大家都有個好看的臺階下，頓時有些對她另眼相看。

秦雨柔滿意的彎起了嘴角——范香兒，這只是小菜而已。

一場偷竊金簪事件就在范香兒識大體、懂大義、出手闊綽的好名聲中圓滿解決了。回了逸園，范香兒頭一次在柳嬾嬾面前耍了小脾氣，「嬾嬾為什麼讓我把東西給出去？我不心疼那簪子，但也不能白白便宜欺負我的人啊！」

柳嬾嬾輕輕點了下她的額頭，「傻子，那種情況下，妳要是不給，不只老夫人會為難，妳的名聲傳揚出去也不會好聽。」

「我不在意什麼名聲！」

柳嬾嬾臉色忽的就變得嚴肅了，「那我看妳是不想和大爺在一起了，是誰說為了和他在一起，願意提高自己的？妳要提高的何止是知書達禮這一項？名聲對女人來說比那些還要重要。」

范香兒一聽服氣了，怕嬾嬾惱了，就湊到她身上挨挨蹭蹭的，「嬾嬾——香兒知道錯了，我再也不那樣說了。可是就白白的把簪子給了她，我好憋氣。」

柳嬾嬾沒真和她生氣，見她一使出撒嬌大法，心就更軟了，「說妳傻還真傻，妳這頭得了好名聲。至於出氣嘛，不怕壞名聲的事當然要由別人來替妳做了。」

「誰？」

「妳就等著看吧。」柳嬾嬾但笑不語。

家裏發生了什麼方時君此時並不知道，昏天黑地的忙了幾天，他進宮彙報進展，卻不想正碰到御史張大人在裏面見駕，他本想迴避等上一等，不想皇上卻宣他進去。

皇上是個重視言論的，因此在大興朝御史的地位極其重要。

張大人素來以嚴苛端正聞名，正如一顆銅豌豆一樣，煮不爛、嚼不碎、敲不破，誰若是行為不端或略有疏漏被他給盯上了，那就等著倒楣吧。

方時君腹誹，不知為何讓他與張大人共同面聖？他不禁檢視了一下自己，並不認為自己最近有什麼可被參的。

進了門，行禮起身，就發現這張大人看自己的眼神很不對，氣憤中帶著些微的鄙視，他好像並沒有得罪他吧？

「張愛卿，正好方愛卿過來了，你就把參他的當眾說出來對質吧，有錯朕自會嚴懲。」皇上正愁近來公務煩悶，沒什麼樂子看呢，這張老大人就來了。

這好像還是頭一回有人參方時君呢，以張大人的一貫脾性，他隱約能猜出來他要參的是何事。

皇上願意在精神上支持張大人，但是最終結果嘛……就祝他好運嘍。

「啟奏萬歲，臣有一本要參吏部侍郎方時君方大人，方大人雖在公務上廉潔勤政、獨善其身，但是在作風上卻有不妥之處。」張御史措辭嚴謹，態度剛正。方時君皺眉斜眼瞟他，疑惑的問道：「張大人要參我作風問題？我一不寵妾滅妻，二不眠花宿柳，何來作風問題？真是可笑至極。」

皇上一聽果然是來說這個的，不禁感歎自己的未卜先知能力。

「張愛卿大膽的說，方時君作風有何不妥？」

張大人把摺子往外一掏，由劉福轉交給皇上。

「皇上，方大人年事漸長，仍未娶正妻，這雖有不孝之嫌，但畢竟是家事。臣聽聞方大人最近終於有一中意的女子收其做通房，下官仍無置喙餘地。但是他最近盛寵這通房，行為高調放縱，毫不知收斂，在京城造成極大極惡劣的影響，身為言官，臣不能坐視不理！」

皇上假作公正的問道：「方愛卿，張愛卿說的可否屬實？朕准你當堂自辯。」

方時君謝過皇上，然後臉帶青黑、眼帶嘲諷的問向張大人，「敢問御史大人，方某做了何事稱得上高調放縱不知收斂？」

張大人早有準備，資料收集得非常詳盡，「你發動全城鋪子給家裏通房送美食，造成數人圍觀議論，可有此事？這一事蹟被傳遍大街小巷、酒樓茶肆，可有此事？」

「卻有此事不假，但方某可不敢認同閣下的言論。我一為家人身體康健，二花得是自己的銀子，三管不住悠悠眾口，不知何錯之有啊，張大人？」

皇上怕竊笑被看出來，趕緊低頭喝茶掩飾。

張大人被他的三條噎了一下，仍是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好，那在下就說說你這不錯之錯造成的影響。皇上！據臣所知，范通房得方大人盛寵已經造成了許多家庭內部失和，侍妾通房的氣焰前所未有的囂張，覺得正妻的權威是可以挑戰的。而正房一方面受這些妾室通房的刺激暗恨范通房，另一方面又要求夫君像方大人一樣寵愛自己。」

這點讓皇上感到很意外，「哦？你說的這些都是真的？」

「回陛下，絕對屬實。另外臣想問方大人，難道你就沒感覺到最近同僚們對你無端多了些怨氣嗎？據老臣所知，就有不下五位大人最近因此焦頭爛額。」

方時君不顧當著帝王的面，當場不屑的嗤笑一聲。

「皇上，臣進宮是來稟告官員考核事宜的，本次考核任務繁重，又與會考撞在一起，臣沒有時間糾纏在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上。」

張大人一見他竟然敢這麼目中無人，脾氣也上來了，「方侍郎，何必推三阻四，避而談其他？皇上仁厚，臣子一心在朝堂打拚，偏偏後宅出了亂子，這成何體統？」

方時君見皇上不肯應聲，就知道他是不想管的。

幾天沒回家了，心裏早已是煩悶不已，偏偏這老東西還在這糾纏。

他說話就越發不客氣了，「堂堂朝廷命官，如果因為流言影響，連家事都處理不好，不如辭官回家專門伺候妻妾。還有一個辦法，既然我的影響這般大，那不如讓他們全面仿效我。我只有范香兒一個，雖然名義上是通房，實則通房、妾室、正妻全是她一人，方某只這一個，方某願意怎麼寵就怎麼寵！看不慣的就學學我，保證家宅太平。不願意學我又想找我麻煩的，就請把《大興律》請出來，若是能找到一條給我定罪的，再參我不遲。」

這話一出，包括張大人、皇上、太監宮女在內，全部目瞪口呆。

皇上忍著笑意，萬萬沒想到他方時君有一天竟會說出這樣一番話來，當年他與佩琬情投意合的時候也沒說過如此鏗鏘有力的話。

要知道這是在帝王面前，說出這種話，已與誓言的強度不相上下了。

哎呀，好運氣果然沒有照顧張御史啊。

張大人有些年紀了，一聽這話頓時脖子一梗，雙目圓睜，不敢相信的瞪著方時君，從來都是他巧舌雄辯，今天卻被他一棍子打死！

前所未有的，他一時間竟語塞到說不出一句話來，就這麼在皇上面前成了個啞巴御史！

終於，還是皇上打破了異常難看的局面，「張愛卿，你先回去吧，你說的事情朕會向方大人瞭解情況，適當提點他，你若身體不適，朕准你在家休息兩天。」

與方時君正面對上的人，在家休息兩天能恢復過來還算是好的。

劉福上前說道：「張大人請吧。」

張大人就這樣被請出去了，與進來時的篤定自信全然不同。

方時君恢復了臉色，一臉嚴肅的問道：「皇上，臣是否可以稟告了？」

皇上衝他豎起了一個大拇指，「你厲害。」

方時君雖然在御前並沒有吃虧，心裏到底不爽快，幾天沒回去了，心裏惦記某人得很，出了宮就直接回府。

Crescent Family